

## 《国朝闺秀正始集》浅探

马珏<sup>1</sup>, 高春花<sup>2</sup>

(1.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2. 牡丹江师范学院 中文系,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摘要:** 恽珠编选的《国朝闺秀正始集》刊刻于清道光年间, 是一部较为严格意义上的闺阁女性诗歌总集。以闺阁女性的身份编选闺阁女性的作品, 体现出编者试图以传统诗学的方式呈现并阐释, 在男性主流社会文化中, 闺阁女性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学才能、文化旨趣和美学理念, 同时也揭示出等级观念对古代性别文化生成的深刻影响和重要意义。

**关键词:** 恽珠; 《国朝闺秀正始集》; 女性诗歌总集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608(2005)06-0119-06

女性创作诗歌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诗经》, 据刘向《列女传》所载, 《邶风·柏舟》乃卫宣夫人作, 《王风·大车》乃息君夫人作等, 都可为证。其后, 历朝历代的女性诗人都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对此有较为全面的辑录。《国朝闺秀正始集》(以下简称《正始集》)是刊刻于道光年间的一部女性诗歌总集, 该书主要选录了清初至道光年间女性诗人的创作, 所选诗人所涉地域颇为广泛, 作品数量众多, 时间跨度近二百年, 且基本保存了所选诗人的生平家世, 对于后人了解清代女性诗歌创作面貌, 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意义, 值得重视和深入考察。

恽珠(1771—1833), 江苏阳湖人, 以子麟庆晋封为一品太夫人。恽珠乃“女中之儒”(《名媛诗话》), 少女时代倾慕耶律常哥, 愿独身不嫁, “思读书论道以终其身”(蔡之定《完颜母恽太夫人墓表铭》<sup>[1](p. 738)</sup>)。后来虽未能遂愿, 但耗数十年编选出版了《正始集》及其《续集》, 并辑录了《兰闺宝录》, 成为清代重要的闺秀文学文献家。婚后“相夫有政声, 训子以实学”, 且“以孝闻”<sup>[2]</sup>。恽珠一生能诗善画, “十岁工诗”, 作品丰富。著有诗集《红香馆诗草》, 医书《鹤背青囊》等, 所绘有《百花手卷》、《金鱼紫绶图》、《锦灰堆图》、《多喜图》等。

### 一、《正始集》的成书、版本及其编选旨趣

少女时代的恽珠有感于“闺中传作较鲜”(《正始集·弁言》), 遂开始留心抄录“名媛各集”。婚后, 恽珠恪尽妇道, 忙于“经理米盐”, 但仍断断续续地经营此事。其间, 亦不断有“闺秀诸同调”投赠其作, 以文会友。另有其他“文人采访见寄”, 相助其事。此外, 恽珠的长子麟庆在历宦皖、豫、黔、鄂的过程中, 奉母命“访求闺中佳作, 采辑十五载”(《再至侍选》)<sup>[3]</sup>, 得诗甚多。经过多年的刻意搜罗和整理, 嘉庆丙戌(1826)冬, 在长子麟庆的帮助下, 恽珠终于完成了清代闺秀诗作的搜集工作, “计得国朝闺秀诗三千余首”。其后, 年过半百的恽珠又批读一过, 加以点定, “所存仅得其半”, 最终在大梁道署的补梅书屋完成了这部诗选, 历时数十年。

道光十一年(1831), 《国朝闺秀正始集》正式付梓, 由汴省龙文斋刷印装订成书。首有《弁言》、《自序》、潘素心《序》、黄友琴《序》、《例言》及《目录》, 书末有石黛卿《后序》及程孟梅《跋》。正文 20 卷, 共计选诗 1563 首; 附录一卷, 选诗 81 首; 补遗一

《正始集》中也辑录了生于明朝的女诗人, 如纪映淮、黄媛介等。

麟庆曾自言奉母亲之命采诗多年, 累计“得诗三千余首”, 然据恽珠《正始集·弁言》所载, 三千余首乃最后得诗数。

收稿日期: 2004-05-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教古字[2002]076号)

作者简介: 马珏(1971—), 女, 博士, 南京师大文学院副教授; 高春花(1978—), 女, 牡丹江师院中文系助教。

卷,选诗92首。共计选诗1736首,涉及闺秀诗人共计933人。书末有23名闺秀题词,共计46首。咸丰十一年(1861),此书在北京得以重印,笔者论文所据乃南京图书馆所藏初刻本。

道光十三年夏,恽珠逝于汴梁官舍。临终前,她将自己未能完成的续编《正始集》的事业托付给了她的女孙妙莲保,自言如能竟其事,则“吾死无憾”。可见,《正始集》及其《续集》的编选成书并非如恽珠表面宣称的那样偶然,而是其殚精竭虑、耗费毕生心血的事业成果。这种言不由衷的表白方式在《正始集》及其《续集》的编选过程中并非仅此一例。

恽珠逝后,讣音散播迟滞,故四方“仍多投诗及采访邮寄者”,不免使亲人愈加伤感。不过,这种局面最终促成了《续集》的完成,可谓不幸之幸。根据妙莲保的记述,《续集》收录恽珠手订诗作十卷及附录一卷,共计选诗919首,涉及女诗人459人;妙莲保之母又辑补遗一卷,涉及女诗人134人,选诗310首。书末附录《挽词》一册,有潘素心、恽湘、汪端等在内共15名闺阁诗人题词哀悼。道光丙申(1836),《闺秀正始续集》正式付梓,姑苏吴青霞斋局刻。首有潘素心、金翁瑛《序》,妙莲保《小引》,以及目录,书末有宗梅《跋》。

《正始集》不仅收录诗人和诗作数量众多,而且涉及到的地域之广、诗人民族身份之复杂也非寻常选集可比。“滇、黔、川、粤均不乏人,且有蒙古命妇、哈密才媛、土司女士、海滨渔妇,末卷又附载朝鲜国四人,更足征圣朝文教昌明,声教所讫,无远弗届。此内土司、哈密均隶版图,故散载各卷;朝鲜虽自天聪年间即奉正朔,究系属国,故归附录之后。”(《例言》)华、夷之辨是许多古代汉族知识分子念念不忘的,反映出他们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文化独尊意识。《正始集》在对待少数民族女诗人的作品时,却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表现出可贵的文化认同心态。当然,囿于语言的局限,《正始集》所收的此类作品都是用汉语创作的。恽珠身处少数民族一统中原的时代,而且丈夫是满族贵族,这些因素无疑是促成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重要外因。《正始集》刊印时,恽珠秉承丈夫的姓氏,题名为“完颜恽珠珍浦”。

那么,《正始集》及其《续集》的编选旨趣究竟是怎样的呢?

第一,传统诗教观与女性诗学观的交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为女子学诗正名。明末逐渐流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主张<sup>[4]</sup>(pp.189-202),至清代仍拥护者众<sup>[5]</sup>。恽珠幼承父教,勤奋好学,具有较高的诗学

造诣。常州女学的发达也为其认识女性“自身文学价值”提供了坚实的文化背景<sup>[6]</sup>(p.37)。因此,她提出了自己的女性诗学观:“昔孔子删《诗》,不废闺房之作。后世乡先生每谓妇人女子职司酒浆、缝紵而已,不知《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妇德之下,继以妇言。言固非辞章之谓,要不离乎辞章者近是。则女子学诗,庸何伤乎?”恽珠不满于守旧势力对女性学诗的批评,但却并不直接驳斥,而是引经据典,娓娓道来,最后得出结论,肯定女子学诗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表现出与强大的传统守旧势力斗争的策略与巧妙。她的立论,表达出清代知识女性对《周礼·天官》提出的“妇言”的重新阐释和求知立言的愿望。她更进一步指出女性蒙昧无知的严重后果:“独是大雅不作,诗教日漓,或竟浮艳之词,或涉纤佻之习,甚且以风流放诞为高,大失敦厚温柔之旨,则非学诗之过,实不学之过也。”(《弁言》)从而有力地反驳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为女性学诗张目。

其次,垂范读者。恽氏家族乃阳湖大户,诗礼传家,恽珠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年在韶髻,先大人以为当读书明理,遂命与二兄同学家塾,受‘四子’、《孝经》、《毛诗》、《尔雅》诸书。少长,先大人亲授古今体诗,谆谆以正始为教”(《弁言》)。《文选·卜商〈毛诗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刘良注曰:“正始之道,谓正王道之始也。”恽珠将这部闺阁诗歌选集标以“正始”之名,体现了选家的道德教化意识。她在《弁言》中的阐述,清楚地表达了她对“正始”的理解和运用:选集“定集名曰‘正始’,体裁不一,性情各正,雪艳冰清,琴和玉润。庶无惭女史之箴,有合风人之旨尔。”恽珠二十年老友潘素心对其良苦用心亦深有体察:云恽珠“积数十年之力,搜罗既富,选择必精,用以微显阐幽,垂为懿范,使妇人女子之学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序》)传统诗学观对恽珠以及其他知识女性的深刻影响显而易见。

第二,推尊“雅正”。这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对诗人社会身份的严格限定。《正始集》的编选原则是明确的,即以闺阁诗作为对象。正如恽珠所指出的,清代出现了大量的女性诗选,其中专选闺秀诗的有王士禄《然脂集》、陈维崧《妇人集》、胡孝思《名媛诗钞》、汪心农《撷芳全集》、蒋泾西《名媛绣针》、许山隴《雕华集》。而女性选诗的,则有王端淑的《名媛诗纬》。推尊闺阁的创作身份,已然成为女性诗歌的编选潮流。《正始集》严格限定编选对象的社会地位,强调其身份的纯洁与品性的贤淑:“是集所选以性情贞淑、音律和雅为最。风格之高,

尚其余事。至女冠、缙尼,不乏能诗之人,殊不足以当闺秀,概置不录。……青楼失行妇人,每多风云月露之作,前人诸选,津津乐道,兹集不录。”(《例言》)在恽珠看来,女尼、女冠诸人,虽多才性,却并不能称闺阁之名;至于青楼女子,更是不值一提。编者特别批评了前人对青楼“风云月露之作”所持的“津津乐道”的态度,足见其对前人将闺阁、青楼混杂一书的编选体例颇有微词。这就与风行已久的娼妓创作彻底划清了界限,体现出时代趋正趋雅、雅俗相离的风尚<sup>[7]</sup>。

虽然恽珠对编选对象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但在实际编选过程中,又不乏通融之例。例如,在涉及到方外女性的问题时,她注意到了女性出家原因的复杂性:虽一般出家女性不足称闺阁,“然如夏龙隐、周羽步诸人,实有逃名全节之隐,故特附录,以扬潜德。”而且,即或是遭时人唾弃的妓女,也有德行可嘉者,“如柳是、卫融香、湘云、蔡闰诸人,实能以晚节盖,故遵国家准旌之例,选入附录,以示节取。”(《例言》)政治理念的固守与气节的坚贞,足以抵消生存形式的不合时宜或曾经的失行。这样的见识,对于一个出身诗礼之家的贵族女性而言,实属难得。

其次,对闺阁诗作进行以“雅正”为原则的慎重筛选。雅正的宗旨不仅体现在对创作对象的身份限定上,同时还表现为对闺阁诗作的创作意趣的严格要求。“国初以来,海内名媛后先迭出,原不止集中所载”,闺阁诗作选集也大量涌现。然而众多选集也存在着令恽珠感到不足的地方,即“多采历代闺秀,且未免偏尚才调。”(《例言》)这也成为她发愤编选的重要原因,即为本朝闺秀诗歌创作单独立书,而且要刻意避免对才情的过分推崇,“凡篆刻云霞、寄怀风月而又合于雅教者,虽美弗录。”(《弁言》)《正始集》力求“就见闻所及,择雅正者付诸梨枣。体制虽殊,要不失敦厚温柔之旨。”(《例言》)“温柔敦厚”是清代格调派代表诗人沈德潜提出的“诗教”主张,《说诗碎语》卷上云:“温柔敦厚,斯为极则。”《国朝诗别裁序》云:“予辑国朝诗……惟祈合于温柔敦厚之旨,不拘一格也。”恽珠生长诗礼之家,婚嫁宦宦之门,其诗学观与乾隆时期兴盛的正统诗学观取得一致,亦在情理之中。这也是她得诗三千余首,择定后“仅得其半”的原因。

第三,显微阐幽,以广流传。身为女诗人,恽珠自然能够深切感受到当今诗坛女性声音的微弱,因“念闺秀多才,流传无自”(石黛卿《正始集·后序》),所以数十年发力搜集,并终于整理出版,“以广流传”(《弁言》)。《正始集》及其《续集》不仅大

规模地辑录女性诗作,并且附录了这些女诗人的生平和创作概况,“闺秀每姓名下各叙里居、表字,与夫若子名位,以备征信。其无可考者,阙疑以俟。如有轶事可传、诗话可引者,或详或略,参以评论,使读者诵其诗如见其人。至其中有曾膺一品诰封者,则特书之,以崇国恩。其有祖父兄弟雅副时望,母姊妹夙著文名者,亦标出之,以彰家教。”(《例言》)正如张宏生师等所指出的,《正始集》的“内容已颇具有女子艺文志的色彩”<sup>[8](导言)</sup>。经过一百多年的动荡变乱,清代闺阁诗人风神及其诗作有赖《正始集》而得以幸存,今日读者也有赖《正始集》去了解清代闺秀诗的创作风貌。

囿于篇幅和人数的原因,《正始集》所选诗作通常一人大概不超过五、六首,只有一首入选的也不乏其人。但是,唐庆云入选的诗歌却有11首之多。就艺术性与思想性而言,似乎并未有异乎寻常的高妙。有一个原因或许可以解释编者对于她的偏爱:唐庆云是总督阮元侧室,更重要的是,阮元是恽珠长子麟庆的房师。恽珠的人情练达可见一斑。

《正始集》的编选旨趣由此大体可知:遵循社会传统价值标准,强调女性的德性懿行高于才情文笔,但又不墨守陈规,而是代之以辩证的眼光,尽力为女性争得诗坛的一席之地,并在编选过程中采取既坚持原则又灵活机动的策略,从而体现出编者宽容大度、不拘一格的思想与胸襟。

恽珠的这种编选旨趣对后来的女性选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但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例如张缙英“因《撷芳集》收闺秀诗人太滥,《正始集》选闺秀诗太简,故乃另选一帙,曰《国朝列女诗录》。”(《小檀栾室闺秀词小传》)<sup>[9](卷9)</sup>崇明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所选诗人生平事迹采自《正始集》处颇多,但同时她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恽氏《正始集》以黄忠端、祁忠敏殉节前朝,不录蔡、商两夫人诗。不知著述乃个人之事,与夫无与。两夫人能以文学、美术传世,不为两公忠节所掩,正女界绝大光荣。……恽氏当日未明男女平权之理,以为妇人从夫,自应不选。今既认女子亦具独立人格,故仍从甄录。”(《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例言》)清末民初的男女平权运动声势浩大<sup>[10]</sup>,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施淑仪受此时代风气的感召,对于女性文学创作的独立价值和地位进行了更为明确、更为彻底的宣扬。

## 二、《正始集》的内容与意义

作为一部大型的诗歌选集,《正始集》收录作家

之多、编选诗作之繁已如上述,其内容的丰富、意义的深邃不言自明。要完备彻底地阐述它的内容和意义,显然不是一篇小小的论文所能做到的。有鉴于此,笔者在此仅就阅读过程中印象深刻的几个方面加以概括。

第一,自我文学价值的肯定与认同。在清代的各类文学作品选集中,编选者收入自己的作品亦属平常。即使是女性编选者,也并不过分自谦。例如王端淑编选《名媛诗纬初编》时,据东海大学中研所高月娟统计,以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室所藏康熙刊本为准,王端淑在卷四十二收入了自己的63篇诗作,而今日所见王端淑诗作共有73首,其自选诗作比例相当惊人。《正始集》并未收录恽珠的个人诗作,尽管其诗集《红香馆诗草》早已于嘉庆甲戌(1814)刊刻出版。读者不难从中体会到选家谦虚的态度和对传统闺训的表面遵从。有趣的是,《正始集》却选录了他人对于《红香馆诗草》的诗评。例如高仪凤的《题〈红香馆〉集后》,选辑者不仅认同高仪凤对自己创作成就的高度评价——“句丽花为骨,思清玉作心”,而且借他人之口赞美了自己的出身高贵和儒雅天性。再如鲍文芸的《题〈红香馆〉诗集后》,盛赞恽珠诗歌的清新自然之美,将其推崇为才华第一的人物,与前代著名才女黄崇嘏、宋若莘相比肩,崇敬之意溢于言表。

上述两首诗均为赞扬恽珠《红香馆诗草》之作,能够入选《正始集》,而且被编排在一起,可见选家认同的态度和程度。特别是高仪凤,她是高鹗之女,以高鹗与麟庆同官中书的交情,以及曾为《红香馆诗草》作序的举动,却也只有两首诗歌入选《正始集》,并且都是称颂恽珠诗才的诗作。读者不难从中体会到选家对自我文学价值的认同与较为策略的自我肯定。

另外,除去《弁言》、《序》、《跋》等篇外,《正始集》书末尚有23名闺秀共计题词46首,均为对《正始集》的正面评价,集中了诸多闺阁诗人对于这一选集的正面观点,肯定了恽珠此举的艰辛与可贵,体现出清代女性诗人群体自觉的自我认知,以及同心同德的自我文学价值认同。更进一步讲,彰显出清代女性诗人对“名”的渴求,这也是《正始集》所选诸多诗作中共同反映出的一种强烈的心理愿望。

第二,封建闺训有内言不出之教,而闺阁女性之生活遂不为人知,有赖于《正始集》简短的作者介绍和独到的选诗眼光,后来的读者可以约略了解她们的生活和思想。特别是她们隐秘的情感生活与心灵悸动,更是藉此得到了有限的披露。

闺秀既定的生活状态使她们对身边事物极其敏感,她们感四时之交替,伤花草之凋零,听雨增愁,对月伤怀,身边最细微的变化都能刺激到她们敏感的神经,将之诉诸笔端,形成了独特的闺房意趣。集中闺秀所咏之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 雨。集中写雨之作有九首,如朱中楣《秋雨吟》、顾可贞《夜雨》、钱林《夜雨》等。其中有五首都是写秋雨,秋声扰梦,秋雨涨愁,满纸愁绪。而顾可贞和钱林两人不仅题目相同,内容也相似,顾可贞“夜雨滴芭蕉,滴人愁人耳。增却万千愁,雨声终未已。”钱林“一夜潇潇雨,西窗梦不成。芭蕉三两叶,多半作秋声。”顾是江苏吴县人,钱是浙江钱塘人,生活异地的两位闺秀却有如此相同的审美心理,一场秋雨不知打湿多少闺秀的心。

2. 雪。集中写雪有八首,如赵慈《雪晓》、陈兰徵《咏雪,用东坡聚星堂韵》等。其中五首均用谢道韞典,陈兰徵诗较有特点,指出谢诗纤屑,并在最后写道:“眼前清影不可失,痛扫陈言非臆说。古人白战号出奇,我亦何尝持寸铁。”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

3. 梅等花中君子。集中写梅主要有12首,如顾长任《梅花》、胡瑗《红梅》等。这些咏梅诗沿袭以往此类诗的传统,或表现梅花傲霜斗雪的风姿,或叹赏梅花的枝头春意,具处士之潇洒,有缙衣仙子之淡雅。总之,梅花在闺秀心中位在凡花之上,是高尚品格的化身。其他“三君子”也在描摹视野,兹不赘述。

4. 雁等动物。集中写雁有11首,如黄幼藻《孤雁》、叶粉《孤雁》等。这些雁多为孤雁,成为只单影孤的作者的化身,也是引惹无限忧思的催化剂。孤雁一声凄厉,横空而去,闺秀或忆征夫,或思远人,同样凄切断肠。写燕有四首,朱小姑《留燕》讽人情冷暖,黄璞《咏白燕寄外》鼓励丈夫莫傍寻常门户,黄兆兰《燕》、顾蕴玉《白燕》表现对燕的喜爱。此外写动物的还有鲈鱼一首,蟋蟀二首,鹏鸟一首等。

5. 柳。写柳八首,如方可《老柳》、印白兰《柳》等。这些写柳之作主要围绕两方面来写,或写柳树丰姿,或借谐音叹离情之苦。汪璫的《嘲柳》写得较有情趣:“却笑陶彭泽,空传五柳名。看他风过处,腰折善逢迎。”既写出柳树婀娜之姿,又寓诙谐于其中。另外,写柳絮的有五首,康瑞兰《柳絮》多借柳絮翻飞喻漂泊之感,李瀛洲《柳絮》认为飘逸如名士,轻盈肖美人:“不比池塘萍与藻,天风扶上隔云泥。”颇有“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气势。

6. 月。写月有21首,如黄幼繁《咏月》、马士琪

《闰月》等。或以月华喻襟怀,或以圆缺表人事,或为月抱不平。既有对朗月清影的赞美,又有对淡月朦胧的叹赏。

除以上六类意象外,还有松径五首,落叶三首,榆钱一首,庭柏一首,檐冰一首,风二首,云一首,草四首,牡丹五首,海棠三首,落花二首,花影二首等。从以上罗列的物象可以看出,对闺秀而言,一花一木皆可入诗,即使是自然界最轻微的变化,她们也能迅速捕捉到并成为表达她们感情的载体。若花草能解语,定会给她们寂寥的生活增色。

可见,狭小的生活范围决定闺秀选材的局限,但这种局限又恰恰成就了这些闺秀诗的特点。她们将敏感的触角向深处、细处延伸,通过诗歌表达她们的喜怒哀乐,在深婉哀怨的女子诗歌道路上踽踽前行。

当然,除了上述闲情逸趣的闺房生活,女性(特别是已婚女性)的现实生活处境还有种种复杂和艰辛。

贫寡女性的生活大略可想,但是她们所承受的世俗压力和心理感受却鲜为人知。徐柏的《见志诗》二首对此做了形象的描绘:“家贫夫死不胜悲,鬻子恩勤肠百回。枯井汲泉来路断,有如孤雁落荒隈”;“细叶菖蒲果是稀,盆中石上立根基。人人笑我根基浅,绿叶青葱不带泥”(《续集》卷二)。诗人的人生可谓悲苦:“年二十而寡,贫至不能举火。佣织抚孤,长为娶媳而夭。又抚孙,为授室。”种种不幸接踵而至,她非但得不到众人的同情,反而“人人笑我根基浅”,世俗心理的阴暗以及带给当事人的压力都藉此诗暴露出来。诗人并未屈服于命运的折磨,而是坚持自己的信念:“绿叶青葱不带泥”!

翁瑛的《嫁婢》则向人们展示了主妇在婢女出嫁前的心理与殷殷叮咛:“六年调教渐堪观,解抱孩提解种兰。涤砚未能如我意,作羹聊可待宾餐。小鬟队里闲言易,大妇堂前出语难。赠汝一双聋蔽耳,此行端许得平安。”(《正始集》卷二十)面对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婢女,对于她的成长,诗人感到由衷的欣慰。但是,她又颇为忧虑,因为婚后生活充满考验。一向胸无城府的小女孩,如何应对婚前嫁后身份处境的明显改变呢?诗人把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盘托出:装聋作哑,小心谨慎,或许可保婚姻顺利平安吧。新颖的叙述视角,微妙的心理体验、独特的主仆对话,如此诗作,在以往的诗集中恐怕是绝难找到的。

第三,展现出清代女性读书的苦乐之境。读书为功名,然而终究是下第者居多。李含章《慰两儿下第》就展现了遭遇两个儿子同时落第的母亲的心

理活动和对儿子的劝慰:“得失由来露电如,老人为尔重踟蹰。不辞羽铍三年翻,可有光分十乘车。四海几人云得路?诸生多半壑潜鱼。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科名始读书!”(《正始集》卷十三)母亲对儿子的担忧、劝告,浸透着人生的感悟——“得失由来露电如”,也传达出对读书的超功利的认识——“岂为科名始读书!”此种劝慰之言、励志之语,真实超脱,又浸透了母亲的慈爱。不读此诗,焉得识此?黄璞《读书有感》云:“谁言读书好,多少青衿牖下老。谁言读书贫,几多白屋更朱门。青衿牖下老,尽道儒冠耽误了。白屋更朱门,又道儒冠不误人。人言反复安可定,君子读书只安命。”读者依稀可以体会到《红楼梦》中《好了歌》的格式。命运翻手为云覆手雨,肆意捉弄着追逐于科场的举子,几人欢乐几人愁。诗人看够、看透了科举的残酷和神奇,向举子们发出了善意的劝告:“君子读书只安命。”这种看待读书与科举关系的态度不可谓不达观,然而又有几个举子能够从善如流呢?

读书作诗,对古代男性文人而言,既是谋生的手段,也是怡情悦性的途径。对女性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女子之于诗,较男子为尤近。何也?男子以四方为志,立德、立功,毕生莫殫吟咏一端,宜其视为余艺。女子则供衣服、议酒食而外,固多暇时,又门内罕与外事,离合悲喜之感发,往往形诸篇什,此如候虫时鸟,一任天机,了无足异。且敬姜不云乎:‘劳则思,思则善心生。’故尝以为,女子之读书属文,亦所以习之于劳而已。”(《正始集》黄友琴《序》)正因为女性完全抛却了功利之念,读书作诗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可以全心全意或者随心所欲地阅读和写作。如杨素中《读书》:“我爱古人书,焚香细心读。自怜闺阁中,玩索非干禄。红日转如飞,继晷常秉烛。可惜一寸阴,千金莫能赎。”(《续集》卷五)唐庆云《冬日书斋》:“冬日斋中不觉寒,读书余暇倚阑干。案前一片玻璃镜,背后瓶花对面看。”(《正始集》卷十五)身处幽静的书斋中,心无旁骛地读书,是多么简单而又多么令人喜悦的事情。在上述两位诗人的笔下,构建了一幅书香盈室的读书乐图画,展示出闺秀读书特有的娴静与悠然。何玉瑛《闺中读书》则抒发了一个秉承传统闺训的女性读书的心得:“文采翩翩亦未宜,大家遗训恰须知。古来列女非无传,不在多闻在取资。”(《正始集》卷九)方芳佩的《怀藻姊书来询近况赋此代柬》则写出了为一个为书痴狂的自我:“一语寄君应绝倒,此生竟为读书痴。”(《正始集》卷十一)如果不是亲自读到这首诗,时人中有几人能够相信女性也能

如此读书呢?而她对自己这种痴迷所感到的可笑的情绪,难道不是折射出时人(包括女性自身在内)对待女性读书的普遍态度吗?

当然,古代社会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衣食无忧。面对贫困,读书人作何感想呢?王汝琛《断炊日读书》发出了逆境中的乐音:“境之不足兮惟富与贵,志不在此兮饥馑无妨。包(涵)宇宙兮人天莫测,乐我诗书兮发其古香。”(《续集》卷一)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境界、志存高远的人生追求,无不令人钦佩和感动。这是古代身处贫寒中的知识女性的声音,是安贫乐道的声音。

读书而能思,方可谓善读书。庄焘的《寒夜检书自嘲》记录了自己夜读的感喟:“陶公薄甚解,孔明观大略。古来善读书,不为章句缚。大道本无言,圣人宁有作。小哉闺阁人,行墨苦搜索。寒灯地复明,问汝奚所乐?”(《正始集》卷十)而沈纘的《书中干蝴蝶》,则向读者透露了自己对人生的哲学思考:“此身未肯没蓬蒿,翰墨钻研志趣高。早并虫鱼登《尔雅》,自寻香草到《离骚》。怜他金粉耽细帙,写尔芳魂托彩毫。一卷《南华》凭梦醒,始知栩栩亦徒劳。”(《正始集》卷十六)诗人历数了自己于古代经典中寻求真理的过程,最后借用庄周梦蝶(《庄子·齐物论》)的典故,交代了自己最终在庄子的学说中找到了答案,发觉自己追求终极意义的虚无与徒劳。

书籍有可能使人陷入虚无的幻境而觉人生索然无味,也有可能使人产生琴瑟和鸣的相知快感。颜玉的《临终寄外》在悲伤的语境中挣脱出一丝憧憬:“十七于归见君面,春风乍拂心长恋。……为欢半载奈离和,……奈妾奄奄病将死。……要知世事皆前定,明珠一粒遥相赠。非求见物便思人,结襦来世诗为聘。”(《正始集》卷六)人之将死,其言也哀。

但诗人对于来世婚姻的设想——以诗为聘,将其对美满婚姻基础的认识呈现出来。

《正始集》的内容非常丰富,很多具有讨论价值的议题,例如题壁诗、绝命诗、交游诗、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等,在此都只好割爱了,容待他日再来探讨。

总之,《正始集》虽局限于闺秀所作的雅正之诗,但因其编选过程中的融通态度,以及涉及人数和作品数量的众多,使得它具有了一种包罗万象的气势,而其千姿百态的诗作,也向读者提供了一个丰富复杂的女性诗歌世界,留待有心人前去探宝。

#### 参考文献:

- [1] 清代碑传全集 [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 李兆洛,等. 武进阳湖合志 [Z]. 道光二十三年 (1843) 刊本.
- [3] 麟庆. 蓉湖草堂赠言录 [Z]. 道光十六年 (1836) 写刻本.
- [4] 陈东原. 中国妇女生活史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 [5] 刘咏聪. 清代前期关于女性应有“才”之讨论 [J]. 中华文史论丛, 1989, (2).
- [6] 曹虹. 阳湖文派研究 [M]. 北京:中华书局, 1996.
- [7] 孙康宜. 柳是和徐灿:女性还是女权主义? [A]. 乐黛云, 陈钰. 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 [C].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 [8] 张宏生, 张雁. 古代女诗人研究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9] 施淑仪. 清代闺阁诗人征略 [Z]. 崇明女子师范讲习所, 1922.
- [10] 吕美颐. 近代中国妇女生活的变迁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陆林)

##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Anthology of Gentle Women's Poetry(国朝闺秀正始集)

MA Jue-ping, Gao Chun-hu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Guochaoguixiuzhengshiji (国朝闺秀正始集), a poetry anthology written by gentlewomen, was published in the reigning period of Daoguang, Qing Dynasty. It was collected by Yun-zhu whose native place was Yanghu country. It is full of gender culture in that a gentlewomen's poetry anthology could be collected by females in the capacity of gentle woman. The paper includes two parts, one is about how it was compiled, edited and selected. The another is about its content and purpose.

**Key words:** Yun-zhu; Guochaoguixiuzhengshiji (国朝闺秀正始集); General Collection of female poems